



如沐春風

尊德性與道問學間的大學國文教學兩難

● 方中士*

尊德性與道問學？多專業也多疏遠的中國思想史題目？不過，用在對這些年來大學國文課程教學目標與方法的構思上，這原型問題還真得難以超克的兩難呢！

尊德性是培育真實能力的路，回頭重新肯認學生使用語文的潛能與興趣是教學的核心目標。近年來興起暫時放下大學國文科目教學的學術承載或知識傳授形式，期待先啟發學生對語文藝術的感動能力，為的是這能力是自主學習的根基，其效果宛如發軔後順勢而動的車輪，讓學生經過適當教材與教法的啟發，開始睜開被從小導引向名家選文與其中種種可能的試題所遮瞶的雙眼，讓學生會自行掂量與區別文字的重量與色彩。因此，可期待即使是遇到未經教師解讀的文字也能自行體味自行品評，要他寫長篇文字或得字斟句酌的公文書，學生也較能興起調動一各各漢字的意識，不致於一遇到文字書寫要求便束手無策，兩眼翻白，說書寫是作家是專家或不管是甚麼家的事，與曾答過無數國文科測驗題的他無關。不容逃避的事實是現今大一新生對為何還要他們修習國文課是難以理解而欣然接受，普遍的心理是既然是必修，為了畢業，那就忍耐的把這被當作已交差而該了結的科目修過吧！

為了從根本處啟發學生的語文能力，更為了慧劍斬斷三千煩惱絲，不再與早被各種考題弄得錯骨斷筋的古今選文糾纏不清，在教育部推出大學全校型「閱讀生命書寫」改進國文教學計畫，便期盼結合有心改變國文教學的教師，嘗試放下國文這學門的傳統知識形式，不再自陷於永遠學不完改不了的所謂正確語文知識泥淖中，更不想墮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入學生打高中國文延長賽的刻板印象裡。改以學生生命經驗為學習主體，以誘導學生重新認識並接受文字書寫價值為目標，在感覺與感動的前提下，選文不再受制於名家之作，授課也不再自囿於文本的詮釋與解讀，學習的成果是學生自行運用文字等媒介書寫生命經驗，讓學生有機會體驗自己就是解讀者也是書寫者的深層感動，而不再是在專業知識素養上永遠有一學年幾學分時數下斗量海水的困境。

於是，在這批勇於創新和改革的教師投入下，大學國文課可能呈現與老儒生吟哦詩詞審訂六經中學生卻伏倒一片的景況不同。在主題式教學設計上，靈活運用各種可引發學生有感教案，從畫手指說生活目標到校園生活感官地圖，大一學生忽然被放進各種教學設計情境中，一會兒要轉過臉去向陌生同學挖心掏肺的，一會兒又要矇起雙眼體驗感官能力芸芸。花樣可不少，但在一群非自願無主動也無預期心理的學生中要喚起他們的感官記憶，不啻是幻想學生是一個個經驗機器，每個人都有快速切換經驗與感動的按扭或把手，任由老師進行學生生命經驗與記憶的展示與探討。

這全新的國文教學計畫，很有理想性也很勇敢，要改革昔日局限於可能與生活經驗脫節的知識卻可能在不顧學生心門是否開啟的缺失之外掉入硬要打開學生心門的危機，讓教室成了心理諮商室，讓寫作承擔敘事治療的重大功能來。結果是國文老師要承擔他們承擔不起的專業角色，在學生全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強推學生自我告白或分享他們其實十分浮錢膚泛的感官經驗。於是若有老師怕玩剪色紙、貼併圖、走機會與命運等自我認識的遊戲被排斥為幼稚，就極可能迎合數位時代速食複製影像科技，讓學生大玩微電影或多媒體簡報。結果是國文課的語文能力成了其實沒多少個人獨特性影像的配角，教師們卻美其名的說影像也是另一種美學語言。

說來也可悲的很，大學國文課程本來就很難取得學生的認同，在大學技職化的心理期待中，即使學生語文程度真得不怎樣，心裡還是起不了修習國文課的價值感。因此，如果大學國文課的改革計畫是讓課程成了遊戲間成了諮商室成了影像分享平臺，把文本閱讀與文字書寫給降到最低程度，以免與學生的程度和心習相逆悖反，那麼，難怪有教師和學生懷念起國文課不如糾正常誤用的錯別字和成語的傳統教學目標來。

其實，不管是走尊德性或道問學的取向和思路，大學國文課若沒改為選修或必選修，在必修課程的框架和學生的既定印象裡，不論是閱讀與書寫或聽講與記誦都是在學生的心門外徒勞無功的艱難活兒。

